

第一輯

坎坷人生

· 我的初中三年

我小学时成绩优秀，二年级就当上了班长、中队长，还参加了杭州市的少年夏令营和红领巾合唱团。可在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开始讲家庭出身，由于我属于“黑五类”子女，所以就不能再当班干部。我成了几乎没有同学愿意接近的“另类”。

好在我努力学习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而且小学毕业那年，对家庭成分还不是很计较，所以我顺利地进入了杭五中，开始了三年的初中生活。

这时，我母亲调到杭州灯泡厂工作，离家远，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她对我 and 妹妹不放心，就把我俩安顿在外婆家中。外婆家在官巷口的炭桥河下，而杭五中在鼓楼南面的通江桥边。家中经济拮据，坐不起公交车，于是我每天来回走六站路。



天不亮，我就从外婆家出发了，带上昨晚用秤称好的二两半大米和一点剩菜，向学校出发，路上要走半个多小时。到了学校，把蒸饭盒放到学校的食堂里，就到教室早自修。一般我都是第一个到班里。上课前看书，做课外练习，尤其是平面几何，我做过许多老师作业布置之外的难题。

我只有一双鞋，如果到校后下雨或下雪，那都得赤脚走路回家，夏天没什么，冬天就吃苦头了。尤其是因为脚上长了冻疮，又被冰冷的雨雪一激，那钻心的疼痛至今难忘。

在学校食堂蒸饭不久，外婆给的铝饭盒连里面的米饭一起被人拿走了！当天中午什么都没得吃，而以后还连续受到这次饭盒被偷的苦。因为当时要再买一个铝饭盒，不光要钱，更重要的是要有“工分券”，我母亲工资低，钱是大问题，工分券更是稀罕的东西。于是，我只得拿外婆家中的一个钵头来蒸午饭。新的问题就此产生了：铝饭盒是有盖子的，所以里面的米饭虽然不能吃饱，但原来有多少米，就能蒸出多少饭。而

▼ 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



钵头是没有盖子的，所以经常发生里面的米被人“顺手牵羊”地捞走一些的事，有时中午拿到钵头时，里面仅仅只有可怜的几十粒米饭的汤水！

外婆又给我一个盘子，教我用绳子把盘子作为盖子，绑在钵头上，米被偷的情况好得多了。但这盘子与钵头并不契合，很难绑得牢固，所以并没有杜绝被人捞走米饭的事。三年的初中生活，我就在这半饥半饱的状况下度过的。

三年初中学习，有几件事比较难忘。

第一是我读了许多的课外书。当时的班主任经常叫我去图书馆帮忙整理图书，并给了我一个“待遇”，可以在这个只有老师才能使用的图书馆里借阅我想要读的任何书，我高兴极了！趁着这个机会，我在课外看了大量的小说、游记。记得那时印象最深的，是几乎让我入迷的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图书馆里所有凡尔纳的作品我都找来读了一遍。

第二是初一上半学期，我参加全校的作文比赛，得了初中部第一名，而以后每学期的作文比赛，我都获得了初中部第一名，因此我还有了一个今后当一名作家的梦想。

第三是每一个学期，我的各门功课总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但由于我是“黑五类”子女，所以没能当上班干部。虽然也写了几次入团申请，但团组织从来也没有把我列入发展对象。直到初三下半学期，大概老师考虑到全班即将毕业复习任务的需要，补选我为学习委员，我终于当了近半个学期的班干部。

初中毕业后，没有任何一所高中愿意录取我。仍然是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一直成绩优秀的我，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开始了在家“待业”的生活。

尽管只读了三年的初中，但这三年的学习，为我之后人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家待业期间，我跟着高中同学的进度，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进入工厂以后，我又广泛学习各种知识技能，包括机械制造、工艺设计等；1978年，国家开设了电视大学课程以后，我便参加了电大课程的学习；1983年，我报名参加经济管理业余大学考试，以全省总成绩第二名、唯一一个数学满分的好成绩被录取。直到60岁时，我还读了香港公开大学的MBA，获学校颁发全班唯一的优秀学员荣誉证书。

2015年1月22日

· 下乡打工

50多年前，离开家乡出门打工并不如今天这般常见，而我那时却迫于生计问题孤身一人到乡下去打工，在德清县的武康镇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那是我初中毕业，在家待了两年后的一段经历。

1963年，初中毕业，由于自己是“黑五类”子女，读高中的权利被剥夺了，唯一的出路是上山下乡。母亲考虑到儿子应该在城里找一份工作，于是让我妹妹去了金华插队落户，我则待在了杭州“待业”。我酷爱读书，既然不能继续升学，我就买了课本，一边自学高中的全部课程，一边找一些临时工作，攒些小钱贴补家用。另外，我也经常去街道办事处转转，打听是否有招工的机会。

当时家中只有母亲一人工作，生活异常困难。这样过了两年，我感觉母亲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决定只身去德清武康打工。

当时我的邻居已在武康安下了家，他们全家务农，没法给我提供打工的机会，但经他们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与我年龄相仿、体力也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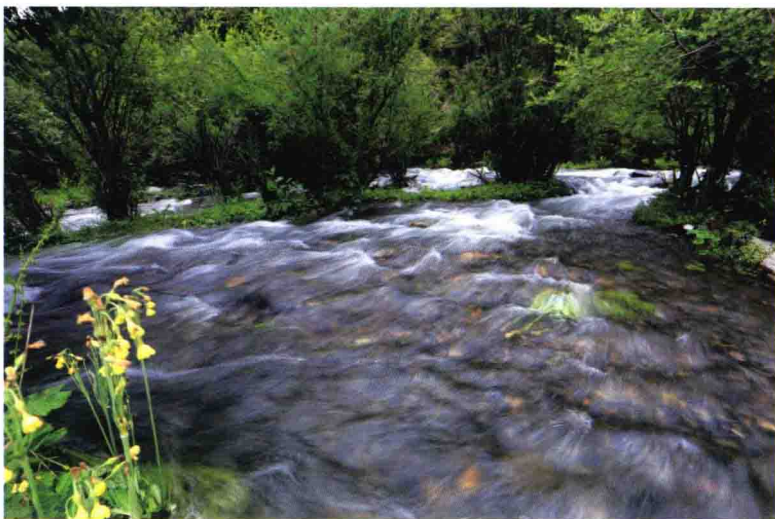
的年轻农民小张。小张的父母都是农民，但他不愿干农活，因稍有一些经济头脑，准备利用家门口小溪里的沙石资源，搞一些黄沙、石料来赚钱。他正想找一个帮手一起干，我就在他家暂时安下了身。

那段时间我就睡在小张家一进门的空地上，晚上把他家中门的门板拆下来作床铺。我一日三餐都在他家搭伙，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本钱，所以与他讲定，伙食费先欠着，待石料和黄沙卖钱以后一并付清。

我们俩开始了从小溪里筛黄沙和石料的劳动。

小张虽说是农民，但身体单薄，体力并不好，而我则更弱，1米75的个子，体重只有45公斤左右。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搭在了一起，若小张身强力壮的话，肯定不会要我这样的搭档。他见了我以后，对我是心存疑惑的。我的邻居怕我瘦弱易受人欺负，就告诉小张我会武术和摔跤，所以小张也没有太轻视我。

我们在小溪边摆开场地，支起三脚架和筛子后，才知道这活劳动强度可不小。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长时间的劳动，从溪边铲上沙土，倒



湍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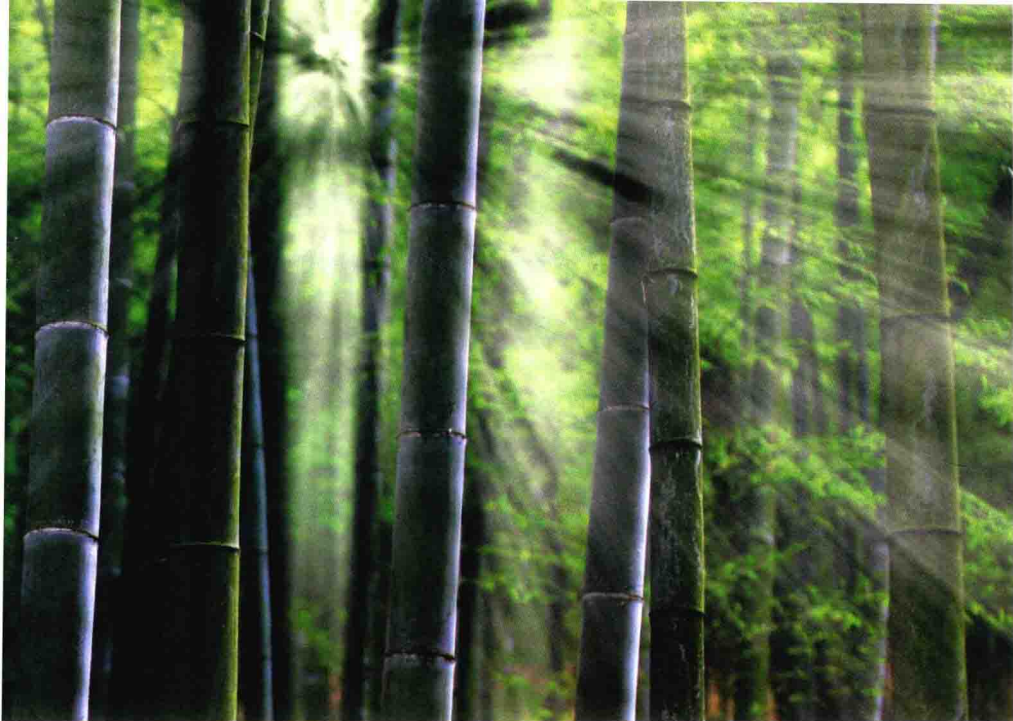


入筛子，然后把沙土分筛成黄沙和瓜子片，其余的石块就是废料了。整天接连不断地干这个体力活，前一两天真有点吃不消，但我咬紧牙关，坚持不歇手。好在小张并不十分强壮，所以我勉强跟得上他。

收工时天已经黑了，他家有什么我就吃什么；夜里搭好门板倒头就睡。那段时间里，最不习惯的一是夜里蚊子的袭击骚扰，二是早晨大使用的是扁担加粪桶，但后来也就慢慢适应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黄沙和瓜子片的数量逐渐增加，可新的麻烦来了。当时天气干旱，河水水位逐渐下降，运送黄沙和石料的船只没法驶进小村庄，我们的劳动成果变不了现。我身边几乎没有现金，吃的全是小张家的饭菜，我无法及时缴付伙食费，小张父母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带我到这里的邻居来看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建议我暂时“改行”，去河里耙螺蛳到武康镇上去卖。因无另外谋生的办法，我就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于是我与小张称了下黄沙和瓜子片的重量，估算了可能会有的



▲ 有节骨乃坚，无心品自端

收益，托他在有机会的时候出售该石料，扣除我的伙食钱外，再把余钱给我。这样我就离开了小张家，搬到十几里以外的邻居家，同样睡他家的门板，先赊账在他家吃饭。

以后我的劳动内容是：每天下午拿着一个网兜走村串庄地耙螺蛳。武康乡村里的水塘很多，大多数生长着螺蛳。半天下来，一般能耙到 15 公斤左右的螺蛳。回到邻居家，在他家吃了晚饭以后，就把螺蛳分成两半，一半原样放在篮子里，另一半用剪刀把螺蛳的尾部剪去一节。剪去尾部的是卖给镇上居民的，这些居民多数在镇上工作，没有时间来剪螺蛳的屁股。而另一半的买主是武康周边山区的农民，他们日常不可能每天上街买菜，在镇上买一次菜可能会吃上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所以他们会买能养上好多天的活螺蛳。一般干完这件事需要两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是抓紧睡觉，因为第二天凌晨四时就要起床，挑着担子走十几里路，到武康镇上占摊位。

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了，挑上担子直奔武康镇。一般我到的时候，镇上集市里小贩还不是太多，我便能选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把螺蛳摊放好，以便早些把螺蛳卖完，好再回去耙螺蛳。

干这个活的难度不大，体力消耗也还可以，但有两点困扰我。一是清晨走十多里地，路边露天摆放的棺木有点吓人，而这不是主要的，我特别怕的是野狗，思量着万一咬人的野狗扑向我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从来没有信心，一定能用扁担把它打跑。好在还没有哪条狗真正扑向我，所以扁担也没有用来打过狗。另一件事是怕螺蛳卖不掉，尤其是剪掉尾巴的螺蛳是不能再养很长时间的。于是，螺蛳摊较多的时候，我会着急，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我就降价，别的摊主卖一角钱一斤，我卖九分甚至八分钱一斤，可这样的做法有时会遭到其他摊主的群起而攻之。

秋风起来了，天凉了下來，下水开始感觉有点冷。不巧的是，我又拉肚子了，好几天不止，下水凉得难受，体力渐渐不支。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收到了母亲从杭州寄来的信，告知我街道开始招工了，要我速速赶回去。

看到此信，我差不多掉下了眼泪！我谢过邻居一家，又嘱托他们帮我及时要回小张的货款。告别了这里的乡亲们后，踏上了回家的路。

村上的一些老乡在目送我回城的时候，有几位了解我的老人说：“这个能吃苦的年轻人，将来有出息的。”这是几个月下来，武康乡亲们对我的肯定，也是我人生一次别样的历练。

2015年1月20日

· 改变人生命运的 1978 年

1978 年，是我们国家的重大转折之年，也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转折之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我这个“出身不好”但一直追求上进的年轻人终于看到了前途的光明。这一年的阳光，对我来说格外灿烂；这一年的空气，对我来说格外清新。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事。

第一件事情是电视大学正式开办，这对于热爱学习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尽管我初中三年每学期的成绩均在年级排第一，可 1966 年初中毕业后我却不能升高中，我被剥夺了继续念书的权利。为了圆自己读书的梦想，我买来高中的课本和自学辅导用书，开始自学。此后的三年里，我按照自己制订的学习计划，不仅和在读高中的同学以相同的进度学完了高中课程，而且做了比他们更多的作业，看了比课本以外更多的书，还借同学们在学校里的考试卷来检测自己的学习成绩。

当时，家里相当拮据，母亲一人的微薄工资，要抚养我和妹妹两人。

因此，我不得不一边打零工，一边学习，白天找一些可以挣钱的活来贴补家用，晚上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孤零零地啃着书本。有时候，想到昔日的伙伴们在学校过着愉快的集体生活，心中真不是滋味。但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相信通过自己的矢志不渝、艰苦奋斗，我总会拥有美好的明天。

1978年，我报名参加了电大机械制造专科的学习，第一次翻开了大学的课本，心中是多么的激动！那时虽然工作繁忙，但我还是一科一科地拿学分，准备逐步取得所需的学分以后，成为一名有文凭的大专生。以后由于工作的更换，从技术岗位转向管理岗位，学习的方向也作了调整，又报考了经济管理的业余大学。当时我参加那所学校的入学考试时，在全省600余名考生中，总成绩排第二名，其中数学还得了满分。这样的业余学习我一直坚持着，直到获得MBA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第二件事情是领导把我从一线的机床操作工，调到车间技术组，又把我从一名工人提拔为技术员，使我开始了全新的工作和生活。

我是1967年进的工厂。起初是一名学徒工，学的是车床。我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除了跟师傅们学车床加工技术以外，还买了各类机械制造的理论书籍来提升自己。后来我被调到厂里加工零件最为复杂的一台机床上干活，我的操作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可我并不满足一辈子只做一名车工的状态，我又开始学习机械加工各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工艺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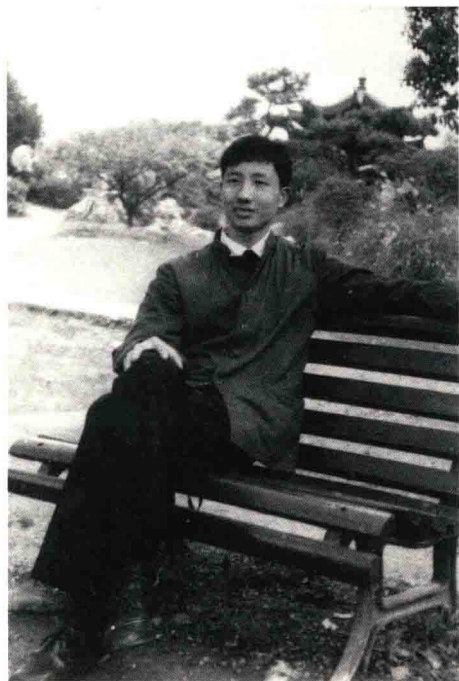
我所在的工厂是一个大型机械厂，机械加工设备齐全，冷热加工手段都有，共有数千名工人和众多的技术人员。我不光熟悉自己的车间和自己的机床，还经常到别的车间去走走看看，尽可能多地了解工厂的方方面面，这为我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那时候青年人的物

质和文化生活都比较贫乏，而我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内容安排得丰富多彩，我和同伴们一起享受青年人的快乐，打球、爬山、游泳和外出郊游。同时，每天我都会想办法留出充足的时间看书学习，在知识的海洋里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虽然我一直在努力，但多年来唯成分论的指导思想使得像我这样出身的青年难有发展的机会。

而1978年，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使得我终于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我被提拔为技术员后热情迸发，忘我工作。当时我是车间一种大型工程机械产品生产唯一的工艺技术人员（原先车间的技术人员都集中到工厂的技术科，现场技术处理工作交给了我一个人）。车间生产是两班制，我基本上每天上完了白班，晚上还去车间处理有关的工艺技术问题。

第三件事情是车间书记自来找我，说组织上正准备培养我入党，问我的态度怎么样？说实在的，政治上追求进步，是我一直的愿望，可出身问题让我背上了太沉重的包袱，想当年就连自由恋爱也因此受到了人为干扰。

在初中读书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也多次递交入团报告，可都是石沉大海。如今是书记亲自找我谈话，给予我政治上进步的机会，我当然态度明



▲ 1978年于西山公园

确，行动积极。在递交入党申请两年后，我终于入了党。

这三件大事以后，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从一名工人，成为了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有了干部的身份；我从一个出身不好、政治上看不到前途的青年，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我从一个初中生，通过不断的自学，最终有了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我的工作岗位，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从车间的技术员走上车间主任的管理岗位，而后又成为一个大型企业的厂长，再进入省级机关工作，直至担任一个省级部门的主要领导。

30年前的那几件事，仿佛就在昨天，一切依旧那么清晰，那么值得回忆。一个人的命运往往是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1978年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三件事，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2008年6月

· 我的“高考”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临近了，不少即将出征“沙场”的初生牛犊正全力以赴地磨刀擦枪，家长们也都在物质、精神方面给予孩子一等保护待遇。每当这时，我的心中便会生出万千感慨：孩子们，你们太幸福了！知道吗，若干年前，我也参加过一次入学考试，一次难忘的入学考试……

那是1983年5月，我参加浙大经济管理业余大学入学考试。当时我已经担任一个有400多名工人的车间主任，工作繁忙。原本就很少有复习时间，加上自己只是初中毕业，参加正规的高考已不可能了。况且报名者有600多人，只录取100名。我心想，希望不会太大。但又想，人生能有几回搏？

招生部门为这次迎考在杭州某中学举办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复习班，每天晚上辅导两小时。我所在的工厂位于临平，因此只有每天乘坐市郊公交车奔波于临平与杭州之间。记得那三个月中，多少个清晨，我让闹钟惊醒睡眠不足的我，天不亮就赶做数学习题；又有多少个深夜，我一次次驱赶阵阵袭来的疲倦，在灯下苦苦攻读直至昏昏地睡去。我自己的

工作担子很重，与那些工作较为轻松的同窗们相比倍加艰辛。好几次就是由于车间有紧急任务而失去了上课的机会，如那次为抢救车间被洪水淹没的设备物资而不能前往杭州听课时，心中的焦急无法用言语形容。

每天一下班，我就背上书包搭乘9路车赶往杭州，因为复习量实在太，所以只能用等车、乘车的时间看书。因此我学会了在颠簸的车上全神贯注地看书的本事。我身上总带有一个小本子，记着数学公式、定理定义和一些基本概念。在开水房排队打水时，在开会前的空隙里，我都一分一秒地看着背着。有时甚至自己都觉得这样有些过于紧张，人家会怎样评论我？每当这时候，我总用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勉励自己：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临考的前几天已是酷暑。晚上听完辅导课后，回家常常已是深夜。

▼ 向往



我家的老屋是中东河畔“青盖瓦”的破旧楼房，楼上房顶没有天花板，经过夏日暴晒的瓦片如同烤炉那样炙人。就这样，在没有电扇的情况下，我汗如雨注地伏案学习。一页页地啃书，一道道地解题，自己的信心也一点点地增长。几小时下来，人就像是从水里捞上来一样。

三个月后，我在全省 600 多名考生中，以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被录取。

四年后，当我捧着浙江大学发给我的毕业证书时，心里百感交集。那位与苦难终身为伴的巨人米开朗琪罗说：“一千次欢乐也抵不上一次痛苦。”只有经历了艰难曲折、奋力拼搏的人，才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和收获，这是生活的赠予，也是生活的启迪，让我永远记住它吧！

1997 年 7 月